後函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四

性理六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天之自然謂之天道○天以生爲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也則謂之命○觀生理可以知道○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

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閒非天地之全也○沖漠無朕萬象森然

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要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眞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謂張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曰

道可久可大

天地以至虛爲實

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乃所當爲强私之也○問道無眞假曰旣無眞則是假耳旣無假則是眞矣眞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眞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人知道爲自然而未識自然之爲體○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

聖人自精

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揺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誠○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

義成德而人道著

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五峯胡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

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
也○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
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
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
也身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
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
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
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布之溫道之
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

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舍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
詭譎恠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切身
者不知菽粟絺布之為美而必期乎珍異侈靡之
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致一公平之理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合內外平物
我此見道之大端盖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
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
○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天高地下人位乎

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

者養此而已○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眞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眞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眞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道是統名理是細目○道訓路大槩說人所

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瓣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問程子云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途轍他所謂途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

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問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

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塗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塗轍而車行必有塗轍之理○答呂子約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

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爲道之用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

明故云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遠乎道處如爲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

物事無邪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這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爲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須知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

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

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巳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只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巳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

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挐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道體用雖極精微聖人之言則甚明白○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

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徃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無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因舉論語集註曰徃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問前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

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摇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

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

樂菴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道一而已而以脩身爲本自脩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道也○或問如何是道曰世所謂學道者往往外求不知向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

賢者隨時而循理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當其可即是道蓋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爲中也○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象山陸氏曰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

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東萊呂氏曰天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陰陽分而五行具

勉齋黃氏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禀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

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

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邈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或問其在唐山時聞饒師魯言道必三節看方容如洒掃應對

是事必有當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當然則事是粗當然者是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當然者是粗所以然者是精㒳既疑道之難以三節分又疑道之不可以粗言也遂求質於胡丈伯量胡丈云朱文公嘗謂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之則師魯之言未爲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以道對器體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灑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類是也體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庸

之言費隱孟子之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粗言今師魯之言既不是伯量之舉例又不類二者皆失之也至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往往朱文公之意亦不如此前一段恐以魂魄爲粗義理爲精後一段則知又能運用此理者也噫微言之絶而大義之乖只在目前矣可懼也哉

北溪陳氏曰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

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槩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就人事上劃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致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蒼蒼茫茫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

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只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安排着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愼

着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鳶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爲人說所謂活潑潑云者只是實直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

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爲道便是指氣爲理了○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當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箇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之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

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當然恰好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道之大原自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

有天地始初之妙爲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

○道非是外事物有箇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

或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何以言形潛室陳氏曰一物

必有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即因而顯分開不得先聖欲開悟後學不柰何指開示人所以俱言形者見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謂之道下者謂之器卻成二片矣○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歘走離得才離得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才無路便是荊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窈冥冥探索

深遠如此爲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西山眞氏曰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乾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卓

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理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為一者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王

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或問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是不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

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尔○天理自然之理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有㦲斯理也推之其[illegible]只要知此耳○

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或問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是不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

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尔○天理自然之理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胷便可見○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巳所用莫非中理○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巳○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有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皆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所謂天理也者能說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

徧自是語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問萬理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謂之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爲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理只是一箇理

理學者全無欠闕且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脈貫通○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去自家也從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子在何處只挨著理了行○只是這箇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四段者意其爲仁義禮智○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

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〇
理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〇
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〇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
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
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
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已有
益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
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
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

窮之不可不盡也○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問性即理如何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便有花瓶道理書燈便有書燈道理水之潤下火之

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順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

須熟之方於理字訓義為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

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爲父當慈爲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爲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眞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

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

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眞與妄耳眞妄是於那發處别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眞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

其爲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
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問天地萬物之
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
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
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
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
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
合當恁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
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眞箇是未有無
對者看得破時眞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

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一云四物皆資土故也　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一云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

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爲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棊盤路兩兩相對末稍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爲溫

君子當於異中而求同則

吸則爲寒耳○蔡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以爲道理皆然且執其說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勉齋黄氏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

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或問伊川有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在義爲理何如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理對道言則道爲體而理爲用○又問遺書云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旣曰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他底

北溪陳氏曰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

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所有者○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析爲二字亦須有分别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惟則法則有箇確定

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一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無過些亦無不及些如爲君止於仁仁便是爲君當然之則爲臣止於敬敬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止於慈爲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齊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恰好處而已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魯齋許氏曰便是

一以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誠有是理而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如成果實相似如水之流滿出東西南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於中發見於外則為惻隱為羞惡内無而外自不應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非人者無此理何異於禽獸哉○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已往粗迹但其裏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

造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爲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

臨川吳氏曰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而不竭是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毋滑壞毋閼絶將混混乎其常活而常清矣○夫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

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一德立而百善從

爲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哉理如玉之膚也至微而至密有旁通廣取其義不一而足者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有德者得天地而用之既

有諸已所以莫非中理○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龜山楊氏曰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

上蔡謝氏曰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爲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五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悌也者德之本歟

朱子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認德字

未着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悌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行事為百行○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問韓子道與德為虛位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

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爲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爲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

至德以道為本

東萊呂氏曰至德以道爲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者之謂道體渾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道爲本則有所依據識得體段○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已之謂德見諸行事之謂行旣實有於已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行全進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堤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

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槩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己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有的○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爲天德其道流行賦予爲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爲純得天理之眞無人僞之雜亦謂之天德

西山眞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專以其本體而言才兼言其著於用者聖人之所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之才卽所謂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人爲能兼五者之全非五者之全不足以言聖○臯陶謨有六德三德之分小大不同而皆適於用

非仁無以見天地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

性理七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是道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

靜中皆有春意切脉體仁

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

鷄雛觀仁

○觀鷄雛此可觀仁○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已也知仁道之在已而由之乃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仁則一不仁則二○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

至仁則天地為一身

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内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

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

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問一日静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静中工夫只是心虚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焞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

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焞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説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焞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焞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説論語一部只是

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
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顔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
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
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
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
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
也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
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
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
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

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

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
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
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
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
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
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
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
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
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
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而

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昬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静坐黙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

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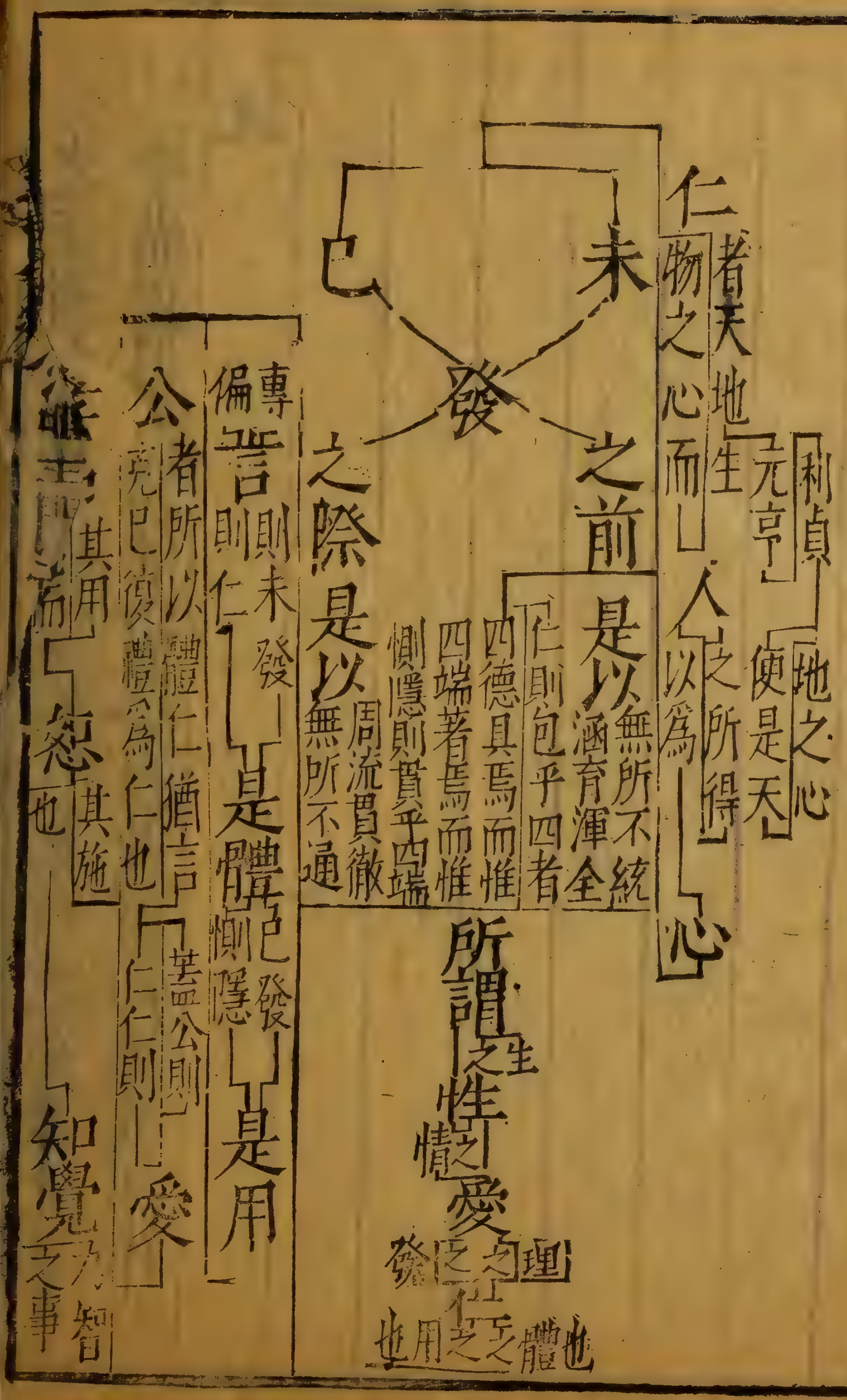
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葢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

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陳淵問楊龜山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爲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爲吾用也故視而弗見

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急急於求仁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

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仁說圖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為心
元亨利貞
便是天地之心
未發之前
是以涵育渾全無所不統
仁則包乎四者
四德具焉而惟
四端著焉而惟
惻隱則貫乎四端
已發之際
是以周流貫徹無所不通
專言則未發是體
偏言則已發是用
仁是體
惻隱是用
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
蓋公則仁仁則愛
孝弟其用也
恕其施也
知覺乃智之事
所謂性之生 愛之理 仁之體也
情之發 愛之發 仁之用也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
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榦
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
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
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
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
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
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
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
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問四德之元

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麽是仁甚麽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問仁者心之

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
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
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
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
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愛
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
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心之德是統
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
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
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

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已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又問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爲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爲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

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脉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

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巳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敎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

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
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
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横看
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
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至底無定據
也○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卽人物初生
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
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
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
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

物爲一體否曰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　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

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

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

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暘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榦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

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

思○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問曩者論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處似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

機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仁故以能貫
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他管活今若恁地看得來
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體了問生之
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
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眞實識
得仁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
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
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殼子盡他未得在畢竟
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
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

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問周子窻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横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他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程子謂切

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董蜚卿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鬭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問觀雞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問聖賢言仁有專

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爲體專言之則兼體用○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

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
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爲近之却不是近
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
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
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
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
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巳私做
底便是仁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
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
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

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己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顔子所授於夫子只是克己復禮爲仁○或問仁與公之别曰仁在内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

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

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
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問公
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
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
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
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
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已故必
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
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
仁亦不過克盡已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

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
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
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
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
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
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
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徃而不通也不審是否
曰此說得之○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
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
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

湊合不著都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子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己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

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已爲恕恕是從已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又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

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楊諸人便不能便不移易者昔有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恕盖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裏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喚着便應抉着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着不應

抉着不痛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抉着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不聞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醫者以頑痺爲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問程子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

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答張敬夫書曰胡廣仲引

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巳自偏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爲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邪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巳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巳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别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

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
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
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
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
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
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
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文答曰來教云夫
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
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
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

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合

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内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内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南軒張氏與朱子書曰仁之爲說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爲親切欲人体夫所以愛者言仁欲愛字只是明得其用必曰仁者愛之理乃更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體用一源内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又答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

情也方知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爾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葢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

人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

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

細觀來喩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况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着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

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

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南軒書云仁説如天地以生物爲心之語乎看雖不妨然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爲人之心似完全仁道難明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爲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爲深切愛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爲言也○問愛之理實具于心心之德發而爲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爲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爲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眞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爲疑

感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已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别如克已復禮則如何爲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已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已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周謨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已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正如疏導溝渠初爲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已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問敦厚虛靜者仁之本曰敦厚虛靜是爲仁之本又問虛者

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
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太清虛之虛如何曰這
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
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程子云大率把捉不定
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
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
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
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
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余正叔謂無私欲是
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

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

到私欲爭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温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

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緑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前

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二程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畧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

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爲不仁矣

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爲愛而發見之端爲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

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孔門教人求仁爲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

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己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踈闊之甚據其實己如何得與物合一　洞然八

方如何得皆在我闥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

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問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巳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潛室陳氏曰識得仁體謂滿腔

善言性者驗於情

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漑滋養之○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云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逈別曰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爲仁則是指情作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問仁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竊以爲纔言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子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晦

翁絶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問仁者偏言之只一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逈異仁旣是愛之理則義禮智亦當謂之理四者皆當用工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看力何邪曰所謂愛之理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看仁爲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同方是詣理○問晦翁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

性心統情性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心爲穀種能生處即是他所以爲穀種處故桃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爲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着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既無人心問他恁麽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即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

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問程子云把捉不定皆是不仁者曰仁人心也心走作不在腔子裏則人形雖具而所以爲形者死矣故謂之不仁

西山眞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

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巳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爲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旣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止

仁為五常之本

文公有功於學者

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卽人之仁也元爲天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

孟氏明用力之難

學者以強矯自厲

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厲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必均齊而毋偏吝必方正而無頗邪帥是以在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則者豈異指哉利

聖賢深切為人

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欲世之君子平居論說
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
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螣正塗之
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懼激於首章聖賢
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
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凡天下至
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
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
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
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

人心之大與天地同

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纔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祿所汩則私意横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胷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

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是心之體謂形質也此乃血肉之心虛靈知覺是心之靈靈謂精爽也言其妙則謂神明不測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理卽性也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人心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此所謂道心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

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己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己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己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絶便以人已爲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

爲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利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爲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痾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亦爲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魯齋許氏曰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胷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

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二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爲天也元而已人之爲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幹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

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否無本則其枝瘁而幹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所禀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夫人全德固未易全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千之一亦可謂仁則亦可以得壽矣予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重厚也簡

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褊狹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夫東南西北地之四方也而東爲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爲長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芥不留及物之春洞徹無間眞足爲人之長矣不然失其本心汲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奚長之云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五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六

性理八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

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又問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

然○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義之嚴肅卽是仁底收斂○尋常人之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黄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

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

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别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克己復禮爲仁善善惡惡爲義○仁只是那流

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

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

問心無内外心而有内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繫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甞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

開關啓鑰　孟子提綱挈領

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黄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豈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

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禀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强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卽是心而克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卽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

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黄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深一作藏不測

是智○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夏冬相似仁義一作仁禮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智是陰底一截○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生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臟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爲柔以義爲剛非也却是以仁爲剛以義爲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

氣也○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爲全

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此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讓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亦如木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或問論語

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
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
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
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
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
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
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
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
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
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

象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仁有兩般有作爲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爲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内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

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著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著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

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問先生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

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聖言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為兩箇兩箇分為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為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

之迹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著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爲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

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
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或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
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
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
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黙而識之曰説得是○
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
又曰心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
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隠知其有仁因其羞
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穀種之説最好又曰冬飲
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

不宜○童蜚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惟爲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爲惻隱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楊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

聖門求仁為急

初處否曰恁地靠著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為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

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
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
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
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
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
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
只如此看甚分明○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
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
仁之仁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
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唯仁兼

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問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爲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

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人之爲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爲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

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而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甞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

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

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

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

之發源由是而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充盛著見自不可掩故其睟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潤養擴充積久而熟矣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

為仁莫要乎克己

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於爲忮爲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眞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爲仁謂此而公者人之

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
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
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
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
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
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
元也

勉齋黄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
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爲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則爲四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慾所汨則惻隱者變而爲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爲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爲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爲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

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卽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眞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問何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别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斂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

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葢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别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葢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

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

敬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為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

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

堯舜湯武與天地同其大

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卅六 卷終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二所以為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固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

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有不可信如東卽東西卽西則是信○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致一之道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

橫劒利刃

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劒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胷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

小言之則仁爲大○問蒙喻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

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或問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知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

之理也而其發爲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

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旣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做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閒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閒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爲人之理矣○程珙問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

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賦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眞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辯蓋

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

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

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别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

夫子賢於堯舜一端

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曰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爲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

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竪觀底意若横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

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凊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為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常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

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信之

實則信之信也○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

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又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

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眞實所爲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眞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横說豎說皆通○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

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爲準去看更兼兩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

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自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

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未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爲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為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遂言然）○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誠則無不敬

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誠之爲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虚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虚人亦出於太虚太虚者心之實也○誠者虚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

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爲非誠也○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無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

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無妄自是我
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上蔡云
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
於心上說未是○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
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
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
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
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故信
天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
日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誠者實有之

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峰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

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己而言正指盡心之義○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

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問誠敬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思○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此誠敬之別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剝剝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些子挫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眞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偽存心所謂不欺是外面爲事裏面須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爲善更有兩三分爲

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即是有些不實便屏去了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諸人只成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眞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

一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差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眞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眞實道理自然而然此

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峰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倫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眞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

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一念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眞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人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眞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卽

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人欲則妄矣

忠信

程子曰盡己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

也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己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爲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著說一半

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所謂發己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己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眞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問明道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蓋

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爲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內外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已爲忠形於物爲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即其盡於已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蓋包涵矣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

程子說得確定

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

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
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
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從已心中發出無一
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
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
是信伊尹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
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忠信兩字近誠
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的忠
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眞實道理上

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著則不通○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孔子云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爲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

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
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
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
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巳之心以事
君為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巳之心以為人謀耳○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
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為萬善之總
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
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
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

充廣得去則爲恕心

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

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

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人謂盡巳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巳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巳之謂恕盡物之謂信○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維天之命於

聖人學者之用

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

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會理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闊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孔

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眞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眞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爲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爲忠如心爲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

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内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

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旣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眞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

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

古人推己如心之義

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幷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西山眞氏曰忠之爲義先儒以爲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己盡乎己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顓於

事君也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
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
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非是道也恕者
如心之謂非寛厚之謂也如我能爲善亦欲他人
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
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己
推己及物之謂○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
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内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
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
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悌處朋友當信事〻物有
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卽是恕也

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如有形而後有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

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是直内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内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須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

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已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手容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事思敬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

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卽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

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
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坐如尸立如齊便是
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
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且如恭敬
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
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誠
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七